



初到麦坪的时候,并没有遇见期待中的麦地。只看到一行行茁壮成长的玉米,就像成队的士兵守候在山坡上,蔚为壮观。从盘山公路上远眺山村,恰如山谷怀抱中熟睡的婴儿。清凉的山风从陡峭山坡上拂来,旋起了一层层绿浪。茂密的植被、清新的空气、四野的鸟鸣和虫声交织成万千天籁,一阵阵向人袭来。山涧中清澈的溪流,和着怒放的花香,一起奏响了巴山谷地的夏日主旋律。

溪水顺着山势潺潺奔流,穿过山上成片的玉米地,流过古老的石拱桥,滋润着山下鱼鳞般的稻田。田里秧苗青青,不时看见一只只青桩,悠然地涉水觅食。它们时而冲天而起,时而翩翩飞翔,如飘逸遁世的高人,高蹈在山野间。隔溪相望的山坡上是青桩们的栖息地,几棵高耸的大树上构筑了鸟巢。正午时分,阳光热烈地照耀下,几只青桩刚刚归巢,两只并肩而卧是一对夫妻,另一只安详伫立,振翅敛羽,仿佛抖落归尘。树叶青葱繁茂,好像几朵从山坡上涌出的青云。

树下的巴山农家,厚厚的黄土墙,木架的屋顶,屋顶密铺着石板瓦。屋内还使用着火塘,挂着一只铁罐,铁罐的上方,又悬

记忆里的老屋

汉阴 刘万里

离开故乡多年,老屋早已拆了,但老屋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老屋留下了我的美好童年和少年时光。老屋是土墙房,四间大。老屋紧邻汉江,坐落在一个叫滩上的地方,门前有竹园和一条小河,后面就是一座大山,据说当初就是爷爷的爷爷从湖北逃荒到这里,看上了漩涡滩上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安家落户。爷爷他们三弟兄,成家后各自修了房,分开过。奶奶嫁给我爷爷时才16岁,他们就是在这老屋里成的亲。奶奶一口气在这屋里生了九个孩子。爷爷我没见过,但关于他的传说到听了不少,爷爷当时是保长,听奶奶说爷爷当时服了药后七窍出血,奶奶就一直怀疑是他的仇人陷害的,因没有证据,这事就不了了之。爷爷死时,奶奶才40岁,留下了一群孩子,当时我父亲才17岁,在这孩子中排行第二,下面的叔叔和姑姑就如阶梯式排下去,最小的姑姑才2岁,可见奶奶为了养活这群孩子付出了多少辛酸的泪水和汗水。小叔9岁那年得病夭折,奶奶整天偷偷流泪,大伯看奶奶如此伤心和辛苦就辞了代课教师的工作,跟奶奶一起照顾弟弟妹妹。

这年冬天,父亲当兵离开了老屋。当兵每月有5元的生活补贴,父亲舍不得用,就全部寄回了家,家里的弟弟妹妹们都要吃饭,家里一切开支都需要钱。几年后父亲当兵复员了,分到了汉中某核工部,每月一发工资,父亲准时就去邮局寄钱。父亲工作在外,他心里非常清楚,家里需要一个帮手来跟奶奶一起照顾这帮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父亲24岁这年,娶了我的母亲,母亲走进了这间老屋时才20岁。人口增多,房屋不够住了,堂屋一分为二,睡房也一分为二,好在睡房上有个阁楼,阁楼上可以支好几张床。美中不足的是,一到半夜,老鼠就出来活动,叽叽叫个不停。偶尔也有蛇盘在房梁上,伸出长长的舌头,吓得老鼠纷纷逃窜。

第二年八月的一个夜晚,我也出生在这间老屋里。后来我的三叔、四叔和幺叔都先后当兵离开了老屋,三叔和幺叔先后在城里安了家,四叔过继给了二公,最小的叔叔也过继给了舅公,大姐也出嫁了,老屋就剩下大伯和我们两家了。随着我的两个妹妹和大伯的两个孩子降临,老屋顿时又热闹了不少。大伯那时常犯什么胀气病,他躺在床上让我们轮流在他背上踩,或者让我们采用车轮战术,轮番用小拳头在他背上使劲打,就这他还不满意,拿出伯娘洗衣服用的棒槌,让我们在他背上敲打。

一大家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不免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矛盾,后来就分家了,老屋一分为二,大伯住在西边两间,我家就分到东边两间,奶奶和小姑就跟我家过,但两家人出出进进都要到堂屋过。后来,父亲和母亲又在东边接了一间新房,又另外修了猪圈和厕所。新房又陆陆续续添置了一些家具,都是父亲在汉中定做的,像穿衣柜,写字台,五斗柜,高低柜……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奢侈品,整个队上没有几户人家有这些家具。

也许是受了地震的影响,老屋靠堂屋的那面墙开始出现倾斜,为防止老屋倒塌,母亲找来匠人,用两根大木柱抵在墙上,木柱上再吊上大石头。后来,父亲过年回来,又请来匠人,终于把这面墙扶正了。墙正了,奶奶和母亲也就松了一口气,晚上可以踏踏实实睡过安然觉了。

一到冬腊月,老屋灶房里的屋梁上挂满了腊肉,墙上挂着红红的辣椒和玉米棒子……有了这些东西,我发觉大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心里也不慌了,不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还是逢年过节,一家人围在饭桌上吃饭,桌上满碗满盘子,鸡鸭鱼肉样样都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鸡鸭鱼肉特别香,长大后,特别是在城里后,再也吃不到这么香的肉了。山里的冬天冷,吃完饭,一家人围在火炉四周,大人开始聊天,我们则听奶奶给我们讲故事。有时,窗外的寒风把院坝的树枝和竹园吹得呜呜叫,第二天醒来,发现好大一场雪,满眼都是白。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去了七里外的漩涡小学和漩涡中学上学,我常常望着连绵的群山和白云,想象山那边的世界,希望有一天离开老屋,走出大山,去山那边看看。那时农村孩子走出大山,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中专。那时没有电,晚上照明就是煤油灯,我常常在煤油灯做作业做得很晚。特别是下雨的夜晚,我喜欢躺在床上,听雨打在屋顶瓦上的声音,在静静的夜里,简直是一首美妙的音乐,我常常在这美妙的音乐中甜甜入睡。

后来,安康修水电站,我家老屋属于淹没区,我家搬迁到了汉阴县城附近的月河川道。搬走这天,老屋必须要拆,否则不给移民款,看着我住了快近20年的老屋被夷为平地,我的眼里滚出了泪水。

离开老屋后,我再也没回去,听说当年我栽的几棵小树已是小脸盆般粗了。大伯和奶奶也先后去世。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构思一部以我家为背景时间跨度百年的长篇小说家族小说,老屋将是缺一不可的原型。如今的老屋已变成了菜地,过去的一切都已回不去了,没人会知道,在这个不起眼的菜地上有我的足迹,有我的思念我的爱,还有那浓浓的乡愁……

麦坪的青桩

紫阳 周平松

着几十方腊肉。周围的墙虽然被烟熏得黢黑,却贴了一幅时髦的女明星画,对比格外醒目。院子里有三四户人家,祖祖辈辈在此居住。跟主人攀谈,问及青桩,都说已经在这几棵大树上栖息了许多年。树叫铁匠树,原是一种生长极其缓慢的珍稀树种。碗口粗细的铁匠树据说都要生长上百年。眼下,这几棵树围都超过一米,至少也生长了上千年。

院子有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爱鸟护鸟了一辈子。老人在世的时候,总是反复告诫家人和村民,不能伤害青桩,说青桩是村庄的福气。老人最爱看青桩们清晨觅食,傍晚归巢的情景,那关切神情仿佛是呵护自己的孩子。主人说,老人只要看到觊觎青桩的猎手,是要大声责骂的。一来二去,知道老人爱鸟成癖,远近的猎手都要绕道而走。老人俨然成了青桩们的保护神。

有一年夏天,正是青桩育雏季节,村里来了一群身挂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为了拍摄鸟群翔集的情景,一个性急的朋友准备放鞭炮把青桩惊飞,此时领路的老人原本和善的脸上立即黑了下来,正要发火,同行其他朋友听说了老人的故事,立即制止了这个荒唐行为。一群摄影家耐心地守候了整整一天,才

拍到满意的照片。最后受到了老人的热情款待。席间,老人说出了青桩正在育雏,最怕人惊扰的缘故,说得那位朋友惭愧不已。

一晃老人已经去世了多年,麦坪这个偏僻宁静的村庄,常年栖息的青桩越来越多。村民们在溪边浣衣,青桩在旁边涉水捕鱼;村民们在田间插秧,青桩在田间啄食田螺泥鳅。春去秋来,青桩们往来迁徙,如约而至,把这里当成它们栖息的乐园。当麦坪上空翱翔着它们雪白带灰的身影,响彻着它们悠远鸣唱的时候,村民知道,这些精灵般鸟儿,早就是麦坪密不可分的一分子了。

草蟹与稻(外一首)

陈瀚乙

去年,稻二尺,蟹二寸	泥鳅,偏要我学它伸腰
泥鳅三寸,我一米	稻晃一晃,悠闲荡夏风
它们没与我比个子	我离稻香,水香,就差一两步
今年,稻二尺一寸,蟹二寸	我到水梯田的下一梯田
泥鳅三寸,黄鳝一米一	我想它们再高一点
我还一米	我到上一梯田,弯腰
我要与它们比胖	我就要弯腰到它们的队列中
鱼食稻花,黄鳝吐水泡泡	不过,我愿意让
很像我打嗝	一群鸭插队

栽树小设计

给祖坟栽柏树杉树	栽小孩爱吃的果子树
房前栽女贞子树	不栽乡俗禁忌的树
房东栽李子树、枇杷树	阿爸又要栽树
东南栽银杏树	阿爸又要说
东北栽桃树	你有多勤,就有多少果子吃
房前不栽桑,房后不栽柳	我独自栽了一棵杏树
地边不栽柿	我娃还小
但院子里要栽石榴	一到春天,我的院子就多开
要栽苹果,枣子	一簇一簇的杏花
栽坟的树栽荫护栽子孙树	

乌镇漫步

汉滨 周益慧

枕水人家守着老瓦房
书写自给自足的日子
时间很慢
乌篷船数不清瓦片上水花
数不清老冰棍和乌梅茶
在狭窄的巷道里逡巡
延续矛盾和木心的慢生活
时间足够发呆

去翻一翻记忆中的连环画
或者揣摩精刻木雕的纹理
桨声欸乃,送走一条船
又送来一行人,时光就在此处
年年打着圈儿
有时是梅雨,有时口信
都是小道消息

这是一次有趣的造访,跟在一个中年妇女的后面,我紧随其后踏进了被挡住几十秒的小区大门,躲过了刷脸的关隘。这个小区我是无数次路过却第一次走进,宏勋的书画工作室距小区大门右拐不远,一眼便见。但是,我却绕了一个大圈,方才走进翠绿柳叶掩的赵家门厅。

我与宏勋也算是老相识。倒推到九十年代初期,他在检察院工作那会,我正好工作变调到了广播电视单位,那时期公检法的新闻采访我跑得较勤勉,彼此有过交集。

后门成前门,是宏勋工作室的一个地形地貌的有效利用。宏勋站在大路边迎我,抱着单元楼绕了一圈的我望着那个很有文气的匾牌欲探虚实时,宏勋从我的身后,笑哈哈地连说:“进屋进屋……”。宏勋的书画工作室主场是在客厅及阳台,堆满字画书籍的厅堂已经分不开正屋和阳台的界限,浓浓的书卷气场,让探身于内还未稳定的我心眼兀然震撼,几份敬慕也由心底浮起。正堂中央是一个长桌案,桌面上是宏勋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学习的舞台。帖、字、墨、纸——均有序地盘踞在各自的位置上,像个兵阵,很有氛围和仪式,我是由衷的眼羡慕心慕。但更为敬慕的是书架上、墙角里、橱柜里外摆着靠着立着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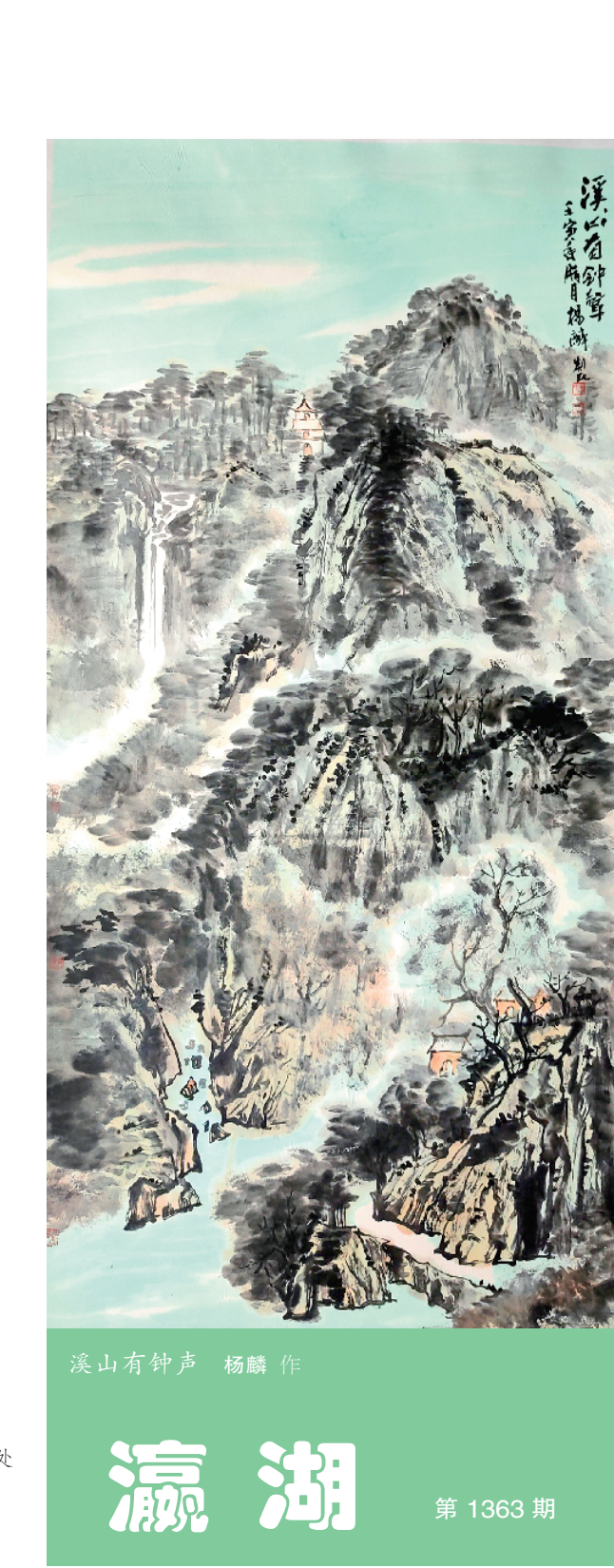
满了书画卷轴,墙面上端正地挂着宏勋本人和书家友人的作品。此时,我已经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顾不上细赏了。

宏勋热情诚谦地让我于偏间客座,烧水沏茶。这是他办公休息的房间,也是和访友聊天的雅间。屁股还没暖热木椅坐板,眼睛就被房间里是书籍和帖案一起拉扯的静坐不得,顾不上初访时应有的仪态,当我的眼睛停在茶桌对面墙上一幅四扇屏书作发呆之际,宏勋把新沏的茶放在我的面前,看我疑惑之样便说,这是刘老师刘阳光先生的作品。便又追忆起刘老先生的书法修养和艺术影响。说话间,宏勋起身取来两本书赠予我手上,谦虚地说:“我是早该送你的,一本是我编辑的刘老师的文章,书信和书法作品集,一本是我自己的书墨习作集。刘先生的这本书是一本资料性汇集,封面上刘老师的肖像,还是从你当年那个电视片上翻拍下来的,没给你打招呼,不好意思。我的这本书,你看后多提提意见。我起身双手接过,心里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不知该怎么回敬,两本书于我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礼物和学习潜修的蓝本。我早些时间得到好友增保编撰的《高山仰止》和《书家刘阳光》两本书,而宏勋编辑的《刘阳光文集》,又为我更全面地了解学习

麦坪,是谁取的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是世代在此居住的,从前靠种麦为生的山民?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沿着这条茶马古道穿梭往来的商旅?麦坪地处川陕交界,西通汉中。本地的茶叶、药材等山货都要从此地经过,而今古道犹存,繁华不再。麦坪亦成为一个美丽的遐想。

匆匆走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因为青桩,因为铁匠树,让我记住了麦坪。朋友,麦坪村藏在陕南紫阳县境内、渚河上游的崇山峻岭中。而青桩,学名叫做苍鹭。



母亲说吃饭就要专注于美食,细细品味美食,但我却总是游离于美食之外。

打小“吃”就对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每当上餐桌时,大人们边笑边看别的小孩,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嘴里还塞个大馒头,腮帮子鼓得像鸣叫时的青蛙,却还恨不得再腾出个舌头来卷一个鲍鱼,而我总是坐在角落里捧着一碗白米粥。“大夏天的真不怕噎死!”我不屑。“还说人家,你看看你自己,会不会吃呀?”母亲嗔道。

应当是不会的,即便是来到了青岛啤酒节这个美食的聚宝盆。去年夏末,在临走之际,母亲又让我带着新来的小伙伴“东东”去了一次。这里的美食讲究一个“视听盛宴”:往往是不见其人,先闻声色。天空像丝绸,几百盏探海灯挥舞着手中的丝线,交织着颜色,又绣上绚丽的花朵,被人潮裹挟,在烟雾中缭绕,流光溢彩间人们觥筹交错,叮叮当当地笑着。“会吃”的人在这里会倾家荡产,但我宁可饿着自己也不愿饿了荷包,任凭你美食诱惑我,悦我的眼,仍像个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东东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走,东东坐在椅子上吃美食,我站在厨房门外看制作过程。

“你也吃一口嘛,我分你一点。”“这么好喝,你为什么不喝呢?”“我不饿,真的不饿。”其实,此时的我正为着母亲因为租几件棉袄的钱不让我去“冰雪大世界”而耿耿于怀(母亲认为明天再来时从家里带几件羽绒服而省去几百元),留着钱准备自己去。望着渐暗的天空,希望渺茫。“妈妈,我想去冰雪大世界玩!”这可正中我的下怀啊!“那好,我就带你们两个一起去吧。”他的妈妈说。那天的快乐我无法忘怀。

今年夏天,我想回味记忆,便下定决心要真正地“吃”一次。

跨进大门,一个人在人潮中逆流而上,还是那狂舞的丝线,绽放的烟花。店员们并没有大声揽客,都忙于挥动手中的厨具。先买了一份“旋风薯塔”。那土豆的确飘逸,彼此相连地串在半米长的木签上,像电钻般在厨师的手中旋转着,给金黄的塔身支起了红色的梁柱。自小学始这东西就是校门口小卖部的标配了,每到放学时,同学们都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人手一根,有的人甚至还会端一碗麻辣烫,互相分享。在当了八年旁观者后,我终于也尝试一下、握住了它。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小心翼翼地下嘴,却仍让番茄酱糊满嘴唇。舌头避开牙齿,想与薯片相拥却反被其紧紧包裹,甜与咸共舞,缠绵。

卖炒酸奶的店铺仍在那里没有改变。曾经给我带来疑惑的店名已经见怪不怪。我点了一份蓝莓味的,那是去年我和东东一起品尝过的口味。酸奶碎片像瓦砾一般堆在杯子里,附着着方方正正的冰块(吃到最后才发现是椰果),用手捏起一块放进嘴里,牙齿都被冻得缩了回去,只得用舌尖顶起,托举着,让它悬浮在口腔中,就好像在嘴里装了空调一般,沁人心脾的凉。只不过一不小心就会让它钻了空子,进了肚子。

章鱼小丸子颇有特色,圆圆的被店员在锅里逗弄着翻滚,爬起来又睡下去,竹签轻轻一挑就进了碗里,纹上番茄汁,盖上一层海苔丝。插起一个端详,看着看着五官便显现出来了:齐耳的头发好像很久没梳了,像是顶了个打结的拖把。舌头像海豚般调皮地把丸子颠来颠去,沙拉酱从缝隙中流出来,丸子就瘪了下去,章鱼须穿了出来,不过我觉得应该是鱿鱼丝。也是第一次吃。

如果你想知道“60岁”的滋味就去品尝花甲粉吧!厨师小伙清洗花甲的手法,像小时候的我们玩沙子:捧起一把,再让其从指缝中漏下,又像守财奴数着心爱的金币。花甲,米粉和豆皮在浓汤中快乐地上浮又下滑,是想探索汤底是三鲜还是麻辣吗?游来游去开心地吐着泡泡。思想稍微一跑毛,柜台上也出现了一碗做好的。我竟一时没有分辨出来这是花甲粉。“这就是花甲粉?”我指着碗问。“是的呢!”小伙轻快地回答,手上还同时煮着三锅粉。我望着我的这一份,感到无从下手——满溢到边,无奈呀!只得狠下心,以豁出去的精神提起碗端到桌子上,用舌头安慰通红的手指。

安顿好屁股,我欣赏起了花甲。别人买花甲粉是为了吃花甲,我却研究起了它们的进水管和出水管。没想到我去年看着东东吃花甲粉,今年就靠自己独自吃了!旁边坐着一家四口,一对夫妻和两个女儿。小一点的不断地把荧光棒从桌子中心的洞中伸出又抽回,好像刚出生的探头探脑的小蛇,引来母亲一阵阵哄怪。便又蹦跳着从桌底钻出来,扒在母亲身边,张开小嘴迎接缠绕着粉丝的筷子。突然音乐喷泉响了,水流像森林中的树木,却又像藤蔓一般缠绕着,着时不时踩着音乐高潮喷出一朵朵巨大的花。我来是要用美食寻找慰藉的,但好像音乐更直入心灵。

最后一站在沙滩边,我试图寻找“冰雪大世界”的入口,不见了?地图上也没有。知道了:其实去年我们没有进去,去的时候人家都关门了,工作人员正一辆一车的运出里面的冰块,倾倒在沙滩边晒太阳台阶上。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白色的还有透明的。那该是一个拥有多少缤纷色彩的世界啊!我们只好在外面捡拾冰块,又结识了许多小伙伴,一起寻找最美的冰雪,品味它独特的气质。

但这一切都过了过眼云烟,融化了,消失了,藏起了行踪,杳无音讯了。

我把花棉袄上的钱花在了美食上,品尝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却总感觉味道不尽人意。又想来碗白米粥了,我喜欢它的简单温顺、不惊动我的味蕾、任我静静地思考,这不就是美食的意义吗?烟花易冷,流星即逝,比起短暂的饱腹感,我更喜欢藏在其中的那人那事,可到头来品味的仍是美食填充不了的思绪。

生命之路,你皆为过客,有你们的夏天像美食一样值得人细细品味。

